

諸位同學，翻開經本第十五頁第六行，我們看這個序文：

序【又。於一切念佛法門之中。求其至簡易。至穩當者。莫若信願專持名號。】

這一段是大師告訴我們，在念佛法門裡面這個法門顯得特別的殊勝。前面說過在一切法門當中，最直捷、最圓頓的是淨土法門，淨土法門裡面最簡易、最穩當的是「持名念佛」。圓瑛大師在《講義》裡面跟我們開示，這是淨土法門裡面，通常將修行的方法歸納為四大類：第一種「實相念佛」，第二種「觀想念佛」，第三種叫「觀像念佛」，第四種叫「持名念佛」，這四種我們在《疏鈔》裡面也常常講到。

「實相念佛」那是相當不容易，如果我們沒有證得實相，那就談不上實相念佛了。其實實相念佛是證得理一心之後，那個念佛就是實相念佛，所以這種方法不是初發心的人能夠做得到。向下三類，初學的人都可以做，但是這個裡面有難有易。像觀想要依據《十六觀經》的理論方法來修行，在念佛法門裡面可以說相當之難，即使觀成了，到西方極樂世界之後還要把這個相去掉，為什麼要去掉？《金剛經》裡頭說過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這個虛妄相可以幫助你生淨土，但是向上一著要「即相離相」，才能夠讓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。

觀像念佛要有時間，不是平常人能夠做得到的。那要供養一尊佛像，佛像一定要莊嚴，而且只能供養一尊，為什麼？你求這個法門，目的是修一心不亂。兩尊佛像就不容易得一心，所以一定要一尊佛像，心才能夠專一。觀成之後，到我們報身了的時候，壽命到

的時候，臨命終時佛來接引，那個佛就跟你供養這個像一樣，所以你很熟悉。你要是念觀音菩薩，供養觀音菩薩，也供一尊像，一生都不能改變，這一點很重要。如果你供的像太多了，到臨命終時，到底哪一個阿彌陀佛來接引你？你就成了問題了。這個時候稍稍有一點疑惑就去不成了，這個一心就被破壞了。由此可知，供一尊是決定正確的。

所以古來大德專修淨土的，不說別人，你看看淨土宗歷代祖師的修行，他們就是一尊像、一個香爐、一本《阿彌陀經》，其他的什麼都不要。所以說觀像要有時間，你自己或者是寺院裡面，或者是你自己家裡面設一個小佛堂，你一天到晚不能離開這個佛堂，離開佛堂，像就看不到了。所以我們過去打觀音七，我們把觀音菩薩的像，牆壁四周都掛了，這個意思是叫你無論從哪個角度去看，菩薩都在你的眼前，而且所懸掛的佛菩薩形像只有一尊。這個要有時間，沒有時間的人很難做到。

第四種，持名就方便了，持名就是念阿彌陀佛的名號，念念不忘。執持名號，它的方便是行住坐臥都沒有障礙，不像觀想那麼難，觀像就不能去做日常的工作，它就有障礙，所以四種念佛法門當中，這是最容易的。有人說了，我們持名裡面要不要觀想？有一些法師大德們主張念佛的時候，或者觀佛的三十二相，或者觀蓮花開合，那就是心裡面想，一面念佛一面心裡面想這個像。這個情形要看我們個人，如果這一句名號能夠攝心就不必要加觀想，佛號雖然念，念的時候還是起妄念，佛號止不住妄念，可以加觀想先試試看，加上觀想能不能幫助你止息妄念，如果有止息妄念的作用就可以加，如果沒有就不必要，最好是一句佛號念到底，決定有受用。

還有在四種裡面，持名念佛可以說一教就會，非常的簡單容易。念佛講到穩當，最穩當了，這句話實在的，大師在此地講的四句

：直捷、圓頓、簡易、穩當，在八萬四千法門裡面確實沒有能跟持名念佛相比。

第一，念佛的人真正念佛，一心一意求生淨土，他沒有第二個念頭。在東晉的時候，淨土宗初祖慧遠大師在廬山啟建蓮社，中國第一個蓮社就是慧遠大師的。當時有一個很有名的居士叫劉遺民，他在晉朝作官做得很大，聽說遠公大師在廬山結蓮社提倡念佛法門，他把官辭掉，就到廬山跟遠大師念佛。遠公跟他見了面之後，他說「你不錯，你怎麼把官也不做了，俸祿也不要了，你到這兒來打算做什麼？」他就跟遠公說，說話的意思就跟《仁王經·護國品》裡面偈頌的意思相彷彿，「國土危脆」。那個時候東晉正是亂的時候，五胡亂華，時局不穩定，壽命短促，所以他自己把人生確實看破了，人生是無常、無我、苦、空，所以將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到廬山來念佛。他老人家到廬山，五年往生的，是在遠祖道場裡面第一個往生的。念了兩、三年，他就見佛了，所以境界就現前了，五年往生，所以我們今天講到念佛往生總是以他作為第一個榜樣。

遠公當年廬山蓮社一共是一百二十三個人，各個往生，沒有一個漏掉的，正是後來永明大師所說「萬修萬人去」。要曉得這個世界真正的是苦，空手而來，還是空手而走，古人所講「萬般將不去」，「將不去」就是帶不去，萬般帶不去，「唯有業隨身」。真正覺悟的人，為什麼不念佛？念佛往生的人，古時候多，現在也時有所聞。念得不感應是我們把這世界沒有看破，還有所留戀，還放不下，還捨不得，這就沒有感應了。如果真正放下，決定有感應。

我們一般人最不容易放下的是家親眷屬，殊不知你怎麼樣掛念他們也是無可奈何，各人有各人的業報，生死沒有法子代替。如果你真正往生了，乘願再來，他們各個都有得度的機會，這是我們要覺悟的，這才叫真正的關心、真正的愛護。

講到超度，有人問過我這個事情是不是真的，給各位說是真的，一點都不假。說到超度的效果，主法的人修行要有功夫，這個最重要了。諸位讀過《影塵回憶錄》，過去我們印了三千本都送完了，你看看倓虛大師在沒出家作居士的時候，「八載寒窗讀《楞嚴》」，《影塵回憶錄》有這麼一個題目。你看那一段，他那時候有三十多歲了，將近四十歲，跟一些朋友們在一起開中藥舖。他是中年出家的，四十幾歲才出家的，九十多歲圓寂，是一代祖師，那也叫專攻。一部經讀了八年。

他們有幾個同志（大家都學佛的，但是沒有人指導），常常在一塊互相的研究，找一些註解來看，沒有法師講經。有一天，他的傳記裡面寫的（《回憶錄》裡頭寫的），他中午打瞌睡，就在桌子上閉閉眼睛，打個瞌睡休息一下。那個時候沒有什麼人來做生意，店裡面有三個人。中午，他彷彿覺得有兩個人來了，來找他，一看這兩個人是他的冤家。這兩個人他都很熟悉，過去跟他有財物上的糾紛打官司，打官司他打贏了，那兩個人打輸了，輸了以後，這兩個人上吊了、自殺了。他對這個事情心裡頭非常歉疚，雖然不是他殺的，但是總是為了這個官司，為了這個事情，人家才死的，所以很歉疚。

看這兩個人來了，他心裡想，這個不好，恐怕是來報復的，就看到這兩個人。這兩個當然是鬼，看著兩個鬼來了，這個鬼面貌不惡，不像很兇的樣子，走到他面前就向他跪下。他就問了：你們兩個來幹什麼？他們說：我們兩個來求超度的。他聽了這個話，心裡放心了，不是來報復，來求超度的。他說：好，行！我一定替你超度，但是怎麼個超度法？他說：只要你答應就可以了。他說：好，我答應你。說到答應，就看到那兩個鬼，腳就站在他膝蓋上，再踩到他肩膀上，往上面去了，就生天了。這兩個鬼魂就這麼走了。

又一會兒，看到他從前，前面一個太太，也是過世，還有兩個小孩也都死了。這前面的，看到他太太帶著兩個小孩來了，來的時候跪到面前也求超度，也是這個樣子，他答應了一下，也就這麼走了。他醒過來之後，就問他旁邊兩個人：剛才的事情，你們有沒有看到？旁邊的人說：沒有看到。這個境界非常的清晰，不能當作一個夢境來看。由此可知，超度是要你自己真正有了功夫了。倓老在那個時候，在《楞嚴經》上沒有功夫，這些鬼魂不會來找他的，找他沒用處。當他有這個能力了，來找他求他幫助，真幫上忙。由此可知，超度不需要具備什麼儀式，真正功夫成就了，以自己的誠心誦經念佛，把這個功德迴向給他，就超度了，他就得利益了。

由此可知，這樁事情最重要就是自己修，如果我們修到功夫成片，就有這個能力了，不必要到一心不亂，功夫成片就有這個能力。功夫成片決定往生，何況一心不亂？真心修行，古德所說的「自始至終，不遭魔事」。這句話我們能夠信得過，為什麼？魔事現前，自己就可以捨報忘身。在大陸上，文化大革命期間當中，我們看到許多的例子，有許多我們都聞名的，這些法師居士們能夠捨報，能夠忘身，所以他不遭魔事。

第二，「念佛之人，一生精進」，這一句話很重要。如果不能做到一生精進，不叫念佛之人，念佛人一定佛號不離口，念珠不離手，才能有成就。所以二六時中決定不要把佛號忘掉，「臨命終時必定蒙佛接引往生淨土」，這是其他法門所比不上的。

第三條，念佛的人一定要相信，你的信願行這三個條件具備就夠了，不必求開悟，也不必求禪定，什麼都不要求。我真信，相信自己這一生決定可以往生，相信臨命終的時候，阿彌陀佛一定來接引，要有決定的信心，千萬不能懷疑。要願，一心一意只求西方極樂世界，對於這個世間一切的一切決定沒有留戀，不但在世緣上沒

有留戀，就是在弘法利生上也不留戀。弘法利生也是個緣分，我們常講法緣，有緣我們盡心盡力的去做，去幫助別人，沒有緣分，一絲毫都勉強不得，所以一定要發願。行，就是一句佛號念到底，絕不三心二意，絕不見異思遷，八萬四千法門，我只守定這個法門。所以諸位能夠具備這三個條件，信願行就夠了。如何去斷煩惱，如何去開智慧，都把它放在一邊，永明大師講的「但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」，迴向偈裡面說「華開見佛悟無生」，一見到阿彌陀佛自然就開悟了，所以這是一定要把它守定。

諸位再翻開第十六頁，我們看序文：

序【是故淨土三經。並行於世。古人研究推重。獨以阿彌陀經。列為日課。豈非有見於持名一法。普被三根。攝事理以無遺。統宗教而無外。尤為不可思議也哉。】

這二行半特別強調持名這個方法。淨土的根本經是《無量壽經》、《觀無量壽佛經》，以及《阿彌陀經》，這三種。三經雖然『並行於世』，可是自古以來，不但在教下，連宗門都不例外（宗門是講禪宗），我們看看《禪門日誦》，《禪門日誦》是禪宗的課誦本，晚課也念《阿彌陀經》，也念佛迴向求生淨土，那其餘的就不必說了。這是講『古人研究推重』，特別推重《阿彌陀經》，把它『列為日課』。

蕩益大師說，『豈非有見於持名一法』。大家體會到，這不是一個人，歷代這些菩薩祖師大德們，共同認為這個法門的確是『普被三根』，上智下愚都蒙利益。經文雖然不長，把一切事理全都包括了。就以佛門裡面來說，宗門教下的這些道理也不能超過持名這個法門，這是真正不可思議。

圓瑛法師在《講義》裡面給我們舉了兩個例子。上根的，譬如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，這是華嚴會上輔助毘盧遮那如來的兩大菩薩

。這兩位菩薩在《華嚴經》裡面有明文告訴我們，他們都是發願求生西方淨土的。在十六頁最後的這一行，你看第二句，這都是《華嚴經》上的。文殊菩薩發願偈云：「願我臨終時。盡除諸障礙。面見彌陀佛。往生安樂剎」。普賢偈意全同，每一句加了兩個字「願我臨欲命終時。盡除一切諸障礙。面見彼佛阿彌陀。即得往生安樂剎」，這個偈子都是《華嚴經》的經文。這兩位菩薩都是古佛再來，他們尚且發願求生淨土，希望見佛，見到阿彌陀佛，我們如果再不發心這一生當中往生西方，見佛開悟，那就太愚痴了。

說到下愚，他也舉了一個例子，舉了一個潭州黃打鐵。他也不認識字，家裡面非常之清苦，一天不做工，一天就沒有飯吃。他是有一天偶然的遇到一位出家人，從他的店舖面前過，他就請這位出家人教他修行的法門。請他坐，供養他一杯水。諸位想想，他那麼清苦，他哪來的茶？沒有茶點招待人，只供養人家一杯水，請人家開示。「我太苦了，有沒有什麼方法教給我離苦得樂？」這位法師就教給他念佛法門。念佛不耽誤他的工作，也不要花錢，也不要浪費一些精神，一心一意念去。一面打鐵，一面念佛，念了三年，他念成功了，而且他往生是站著走的，預知時至。三年，這是講一個下愚。他為什麼能做到？給諸位說，他具足了信願行，所以他三年成功了。

我們今天口口聲聲講念佛，我們的信願行比不上王鐵匠。人家是太苦了，日子太苦了，一心求去，求去心切。臨終的時候還說了一首偈子，這首偈子在十七頁倒數第二行，偈子說的是「釘釘鐺鐺。久煉成鋼。太平將近。我往西方」，「舉鎚念佛一聲，敲下即立亡」。念一聲南無阿彌陀佛，鐵鎚往下一放，站在那裡往生了，這樣好的瑞相。一個不認識字的粗人，一生過著窮苦的日子，這麼樣自在往生，瑞相還多了，你們諸位看看就曉得。這個經裡面講的，

有異香、有天樂，大家共見共聞的。

底下老法師又舉了一個惡人的例子，第十八頁。這是唐朝的事情，張善和，這是我們淨土宗也是非常有名氣的一位往生的人。照理說這個人是不應該往生的，為什麼他能往生？所以我們勸人念佛求生西方，如果他的惡業太重的話，都舉張善和這個例子。

這是個屠夫，殺牛為業的，諸位要曉得在古代殺生當中，殺牛的罪最重了，牛是一生為農夫辛苦耕作，所以殺牛最重。這個人就是殺牛為業的，當然他不學佛，他要學佛決定不會幹這個事情。他也不信佛，甚至於也不相信因果報應。到他臨命終的時候，這個人總算是前生修的福報很大，這一生是造了很多惡業，前生的福報很大，他臨命終的時候得了一個好處，是心不顛倒，這個很難得。臨命終時清清楚楚，頭腦清楚，這個難得。如果臨命終時一下糊塗了，那就完了，什麼人都救不了他。他臨終清楚，看到許多牛頭人來向他討命，都是他一生當中所殺的。牛頭人來要命，這個時候他相信，他曉得這些人來要命，要償命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他就叫了，叫救命了。他太太聽到的時候，請了一位法師來給他開示。那位法師來了之後，告訴他，你的殺業太重了，在現在這個時候，除了念佛之外，沒有第二個辦法。他是為了自己，救自己的命，所以叫他念阿彌陀佛，他這個時候也是什麼念頭都放下了，一心一意就求阿彌陀佛來救命，念了幾聲，牛頭人不見了，他就說牛頭人沒有了，這位法師就說，再念，拼命念，再念的時候，佛念來了，跟佛去了。這是一個帶業往生，我們通常講十念，臨終十念帶業往生的一個例子。

諸位要曉得，前面幾聲念的，把那些牛頭人念走了，這個業障消掉了，所以「至心念佛一聲，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」。這個時候念佛是至心，我們平常念佛是散亂心念，不是至心念，所以沒有



這個力量。人家那個至心一念的時候，念幾聲罪障就消除了，再念幾聲阿彌陀佛就念來了，這是個好榜樣，說明不怕自己罪業深重，罪業深重的人一生當中也能往生。但是這句話，諸位一定要記住，你看到張善和，「那不要緊，現在多造一點罪業沒關係，等到臨命終時再念還來得及」，你要是這麼想法就錯了，怕的是到你臨命終時糊裡糊塗，連家親眷屬都不認得了，那個時候就是千萬人幫你助念，你也聽不進去，這業障重。

我們當年在臨濟寺，也許有老同修都還記得，臨濟寺念佛會的副會長林道榮居士，那個樣子我們看到也害怕了。念佛會的副會長，平常是領眾念佛的人，他自己臨命終時，人家幫他助念，聽到佛號就討厭，他就生氣，就罵人，不願意聽阿彌陀佛，這怎麼得了？這是業障。張善和這個人前世有善根，這一世迷惑顛倒造這個罪業，所以他臨命終時神識那麼清楚，心不顛倒，他憑心不顛倒才能帶業往生。

你看林道榮居士，他臨命終時顛倒了，不聽佛號，這樣的人不少，我們自己臨命終時會不會像這個樣子？所以要有很高的警覺心，現在就幹，這個世間無可留戀，真正念佛成功了，什麼時候往生都可以，要多住幾天也沒關係，不妨礙，是自己功夫成了。沒有成的時候，一心一意要把它修成，修成之後，那就是乘願再來，遊戲人間，目標是多帶幾個往生去。我自己沒問題，隨時可以去了，多帶幾個去，這是好事情，能夠帶人愈多愈好。所以舉出這三個例子，說明這個法門的成就實在是簡單容易，而且非常穩當。

可是這四句話，「直捷、圓頓、簡易、穩當」，這八個字叫難信之法，太難太難了，不容易相信。真正相信了，你一定什麼都放下，三、五年的時間，你的功夫一定成功，你對這八個字真正相信了。你自己念佛一成功，你就度無量無邊眾生，這是我們一定要相

信的。信了之後，剛才講，不但世緣放下了，佛法裡頭的千經萬論，八萬四千法門也統統放下了。真相信，死心塌地就是這一門。這是我們應當要警惕，應當要細心去想一想，去度量這當中的利害得失，真正想通了，下定決心一門深入，像蓮祖所講的，三藏十二部讓給別人悟去，八萬四千門也讓給別人去行去。我專門守定這一句阿彌陀佛決定不改，這叫念佛人。

說『攝事理以無遺』，這個法門裡面有事念、有理念。這到後面經文裡面，我們講到什麼叫做事一心，什麼叫做理一心，諸位就明瞭了。但是理念也離不開事念，所以二六時中這一句佛號決定不能間斷。你出聲念可以，默念也行，都很自在，喜歡怎麼念就怎麼念。念到自己內心煩惱不生，外面不為境界所轉，這就叫事一心不亂。當然在得一心之前是功夫成片，然後再努力、再精進念到事一心不亂。理念，理念是要加上，就是對這個道理要通達，念到人空、法空，像《心經》裡面講的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我們念佛法門不是用的觀照，就是用念佛的功夫念到五蘊皆空，得理一心不亂。所以說「攝事理以無遺」，這個法門把宗門教下全部都包括在裡面，真正不可思議。這個意思，圓瑛法師在《講義》裡面說得很清楚，諸位自己去看。

再看下面一段序註疏，十九面倒數第四行：

序【古來註疏。代不乏人。世遠就湮。所存無幾。雲棲和尚。著為疏鈔。廣大精微。幽溪師伯。述圓中鈔。高深洪博。蓋如日月中天。有目皆睹。】

首先敘述自古以來《阿彌陀經》的註解，代代都有人註解這部經，在從前流通是相當不容易。因為本經著重在信願行，具備這三個條件就行了，就決定成就了。所以這個註疏不像其餘教下的大經大論的註疏，人家把它看得很寶貴，都把它珍藏起來一代一代的流

通，流傳了下來。修《阿彌陀經》的人，剛才說了，他把什麼都放下，抓住這一句佛號，他這一生就決定成就，他不需要這些拉拉雜雜，甚至於連這個註解都覺得是累贅，都用不著，這些註解是對於不信的人講的、半信半疑的人講的、信心不具足的人講的。如果他得清淨信，還要這個《疏鈔》幹什麼？《要解》都不要了。有一句經文就夠了，我要這麼多幹什麼？就不必要了。所以《阿彌陀經》是代代有人註，但是流傳下來的不多。

『雲棲和尚』就是蓮池大師，蓮池大師的《疏鈔演義》，我們剛剛講完。我們這個道場也就是這兩種註解，周而復始的與諸位研究，無非是建立我們圓滿的信願行。我想在這幾天把這個序文跟諸位研究完。我十六號到美國去，預定在陽曆的八月五號回來，正好趕到我們的中元法會，我們中元祭祀的法會，我會來參加，七月半的中元法會，我回來。這次到美國大概去五十天，也是勸人念佛，不念佛不行，搞那個密、搞那個禪，沒有用處。

我想在我出國的期間當中，我們這邊同修，上次講了，我們播放《阿彌陀經》的錄音帶。同時我希望能夠打兩個佛七，打一個觀音七，打一個彌陀七，打觀音七的時候就放這個《阿彌陀經》的錄音帶。打彌陀七的時候，打觀音七的時候，我們過去講的《普門品》的錄音帶，都可以在此地播放，我們利用這個機會來認真的在一起共修，人數多寡沒有關係。古德結七念佛不超過十個人，他能夠真精進，所以像我們這個地方以二、三十人最理想，能夠身心清淨在這個地方來念佛。我想我今年在冬天的時候可以跟大家在一起打一個佛七，來考驗我們念佛的功夫。平常講經念佛，佛七就是考試，考我們功夫到了什麼境界，是這個用意的，我們行解相應，大家好好的來努力。

「雲棲」，這是對他特別尊敬的稱呼，因為他老人家住的寺院

叫雲棲寺，是就這個寺來稱他。藕益大師對於蓮池大師是最敬佩的，這個註解裡頭說過，他老人家受戒是在蓮池大師骨灰塔的前面受戒，可見得他對他是非常的敬重，所以稱他為「和尚」。「和尚」是親教師。藕益大師是蓮池大師的私淑弟子，沒有見過面，但是他是以他做模範、以他做榜樣，一生都學蓮池大師。蓮池大師是淨土宗第八代的祖師，他確實學得很像，他成為淨土宗第九代的祖師，是我們蓮宗九祖。

《疏鈔》真正是博大精深，你看我們講一遍，都還不是細講，都不是細講，講了三百三十五次，我們這一部經，我想大概三個月可以圓滿，實際上在講席當中，三個月可以圓滿。我八月回來，大概今年年底是一定會圓滿，到明年我們這個《疏鈔》，第三遍才開始，希望我們的境界也是遍遍提高。

『幽溪』也是一個地名，底下註解裡頭說明，是天台山幽溪高明寺，是傳燈法師的道場。傳燈是法師的法名，他的輩分比藕益大師長一輩，所以稱他作師伯。傳燈大師有《圓中鈔》流傳於後世，這個註解的本子分量不多，過去台中也印過，現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得到，我們圖書館也還有幾本。這是對他的讚歎，他解釋《阿彌陀經》當中的意思是「圓融中道之理，真俗中三諦，圓融無礙」，故稱之為「圓中」，這是讚歎它『高深洪博』。

今天我們要是講到《阿彌陀經》的註解，都是以這三種為代表。蓮池大師的《疏鈔》，它因為文字多，說得詳細，就跟《華嚴經疏鈔》一樣，有利於初學。《圓中鈔》是發明淨土這個經教裡面圓融無礙的道理，比較不適於初機，因為它自始至終都有相當的深度，不像這個《疏鈔》，《疏鈔》裡頭是由淺而深。你看每一段先從事上講，後從理上講，每一句經文都是由淺入深，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，這是《疏鈔》的好處。第三部就是藕益大師的《要解》。而

現在流通最流行的就是《要解》與《疏鈔》，《圓中鈔》不大流行，有很多人都沒有見過。實際上讀了《要解》再去看《圓中鈔》，它裡面的意思都差不多，所以我們在三種註解裡面取兩種就夠了。

《圓中鈔》諸位要有興趣，自己去看看，不必要講解就能夠明瞭，因為它的意思與《疏鈔》與《要解》都能夠旁通。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像『日月中天』，太陽、月亮在天的正當中，每個人都能夠看得見，這是大家共同讚歎的。

序【特以文富義繁。】

二十一面倒數第五行的序，『特以文富義繁』，這是指《疏鈔》文字太多了，說得詳細，詳細就免不了繁瑣，這是一定的。像清涼大師解釋《華嚴經》一樣，當然《華嚴經》本身就多，再加以解釋當然就更繁瑣，這是一定的道理，可是有它的好處，就是能真正幫助我們起信。

序【邊涯莫測。】

這兩句是讚歎《疏鈔》。後面兩句是讚歎《圓中鈔》：

序【或致初機淺識。信願難階。】

剛才講了，《圓中鈔》自始至終有它的深度，所以不適合初機，不適合初學。初學的人以《圓中鈔》起信發願的確是比較難。因為理要是不明，信心就生不起來，願也發不起來，必須把這個道理統統都貫通了，信心才建立，所以建立信心真正不簡單。

我在前面跟諸位說過，我不說別人，說自己，自己學佛三十多年，我學佛七年出家，一出家就上臺講經，也講了二十五年了。沒出家之前讀《印光大師文鈔》起信的，才相信淨土法門，是不是真信了？沒真信。如果真信，我想想黃打鐵要三年，我大概還不要三年，沒有真信。出家之後，這二十五年當中大概講了有幾十種的經論，對淨土法門沒信，如果要信了，專講《阿彌陀經》了，怎麼還

會講其他的經論，沒有相信。

我們淨土宗的祖師，是哪一位我不太清楚，我要去查一查，一生專講《阿彌陀經》，講了三百多遍，從來不講第二種經的，那是第幾位祖師？在蓮池大師之前的，不搞別的。你要是說《阿彌陀經》簡單，你看《疏鈔》講起來簡單不簡單？《疏鈔》講一遍差不多等於講兩部《楞嚴經》。往年李老師講《楞嚴經》，一部《楞嚴經》講下來，一共用了一百三十多個小時。我過去在念佛堂講《楞嚴經》，鄔居士家裡還有全套的錄音帶，一共講了二百七十多個小時。你看我們現在這一部《彌陀經疏鈔》，三百三十五次，一次一個半小時，是不是兩部《楞嚴經》，不容易。所以這一部《阿彌陀經》值得講，遍遍境界不相同。

如果我當年就相信了，一出家就講《阿彌陀經》，講到今天，那我今天就是天下聞名，哪個見到我不合掌稱我阿彌陀佛？我就是阿彌陀佛再來了。不信，到現在才覺悟，才相信。現在信還不遲，有三、五年時間決定成就，為什麼？不懷疑了，死心塌地了。我在此地也勉勵諸位同修，我們要認真的在一起共同的修學。

好，再看底下一段「序今解」。下面敘說他自己做《要解》的因由，什麼原因？什麼理由？

序【故復弗揣庸愚。再述要解。不敢與二翁競異。亦不必與二翁強同。譬如側看成峰。橫看成嶺。縱皆不盡廬山真境。要不失為各各親見廬山而已。】

這是說明他的《要解》了。你看，一個是蓮池大師的，太繁了、太多了。你譬如說，這個也是的，工作要繁忙的人，他看到《疏鈔》那麼多，他讀的興趣沒有了，「它的分量太多了，我看不完」。你要是聽講經，「這部經講要講一年，我沒有時間來聽」。《圓中鈔》雖然少了，「太深了，我聽不懂」，這個也困難。他的《要

解》就是從這個上面得到一個啟示，真正做到了「簡、要、詳、明」，所以很受人歡迎。

你看《淨土十要》，成時大師編《淨土十要》，《十要》裡面，《阿彌陀經》是第一部，他不收《彌陀經疏鈔》，也不收《圓中鈔》，他收《要解》為《淨土十要》之一。這個意思非常明顯，簡、要、詳、明，適合於初機，也不礙於那些對佛法有深入研究的人。所以他自己說明了，不敢與蓮祖跟大佑法師的《圓中鈔》『競異』，不必跟他們標新立異，不跟古人標新立異，但是也不必要勉強著完全相同。

下面從一個比喻上說，這個比喻就是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。這是蘇東坡遊廬山的一首詩，他取這個意思。『譬如側看成峰，橫看成嶺』，這是把山峰比喻作《阿彌陀經》，各人有各人的看法，但是都是親自在經上所體悟的，絕對不離開經文的真實義，確確實實是理。各人有各人的見地，各人有各人的發明。我們把這個兩種註解，或者把《圓中鈔》三種註解合起來看，對《阿彌陀經》的經義自然就圓融了，就能有相當深度的體會。

過去印光大師對於《阿彌陀經》的註解，他老人家特別讚歎《要解》。《要解》裡所講的，他老人家真是讚到高到不能再高了，阿彌陀佛親自來註解也不過如此，讚到這種程度還有什麼話說？所以我們在讀了《疏鈔》之後，再看《要解》，特別的親切有味，能夠把經中的要義一下抓住，作為我們自己持名念佛求生淨土的願力。這個序到此地講完了。

下面就是玄義，他老人家是學天台的，所以用天台的五重玄義來解釋經體。玄義的部分我想在我出國之前可以跟諸位講完，回來之後，我們就講經文，這是一個大段落。好，今天就講到此地。

